

掛

紅

臧克家

紅 掛

著 家 克 臧

社 版 出 書 讀

掛紅

哭丈夫的眼淚還沒有揩乾，新姑娘同丁家的關係就弄得有點不痛快了。進門不過才一個月，丈夫就死了，這先給人一個私下議論的口實；在藉着哭丈夫的場合，她如卸重載的，把積壓了一肚皮的牢騷不平，一件又一件，沒有一點顧忌，不留一絲餘地，細水長流地哭訴出來。「你死啦，人家都快活啦；哼，哼，兄弟姊妹呵！」這樣帶刺的話，刺着了家人的心，也刺破了他（她）們的臉。這本來是很難說的，一大家人口，有父母，有哥哥嫂嫂，弟弟妹妹，生活過得又可憐又苦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委曲，而且，死者爲了生活終年在外邊跑，不大常到家，等到死了，大家哭過一場之後，只顧着活人活路，日夜焦慮着怎樣才不至於餓肚皮，也就不再有開心腸多多掛着死了的了；這是很自然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在新姑娘方面呢，也很值得同情，替她想一想，一個十七歲

的孩子，從小就沒了母親，可以說是喝着苦水長大了的，婆家也是一樣窮，靠着大夥兒下勞力才吃得一碗飽飯；丈夫在世的時候，雖然一天忙到黑，夜裏一個人躺在梆硬的牀板上，可是在精神上總覺得有一根無形的柱子支持着她，今天，這根柱子突然倒了，她立刻感覺到自己的孤單，丁家的這一家人，和這整個的環境，對她變成十分陌生，甚至是可怕的了。

可是，你還是看到她頭上包一塊白布，身上穿着丈夫遺留下來的破黑呢子大衣，照常的在做飯，在打豬草，在上山砍柴。有點不同的，就是好嘰嘰咯咯的嘴不大常開了；一年四季臉上括着的笑風，息了；眼睛裏活潑光輝的眼神，不見了，代替它的是一點近乎板滯和迷惘的東西；同嫂嫂們鬥嘴，同小姑們玩笑，同小叔子們蹬蹬的滿院子追逐的那活潑，那青春的活力，全消失了。做一件活路的時候，她順着習慣在做便是了，心彷彿並不在這上面，有時停下來，呆個半天；有一次砍紅苕餵豬，把刀砍在大拇指頭上，流了足足有一小酒盅的血。同丁樹芬——大姑子挑水，沉默的起落着步子，扁担在兩個肩頭上不和諧的扭動，看見過她們以前嘻嘻哈哈，連跳帶拖，扁担吱吱的響，桶裏的水光啣光啣，陡然潑了一地，濺了人一大襟的那享樂，兒戲工作的情味，再對照一下眼前的樣子，真叫人難受。

丁家的人對她全很冷淡。沒有人想着在她不幸的時候，應該特別體貼她，同情她，給她一點慰藉，沒有的。她（他）們不大和她談話，她也不大入夥。她（他）們雖然沒有說什麼，却彷彿有着這樣一個意思：「有你不，沒你也不少。」她自己呢，作一天活，吃一天飯，好像在這家人家裏做客一樣。

大嫂同她本來很是要好，二嫂因而就受着威脅，吵嘴是常有的，打架賭氣，把二嫂一氣氣到娘屋裏去一待好幾天，最後也還是帶着個啞喉嚨回來，好久好久，彼此不說話，這樣的情形也不止發生過一次。在這樣情形底下，小姑們都無形站在大嫂和新姑娘這一方面，分析起來不是沒有原因的。老大老三，一道在城裏混糧行，手頭總比較寬裕一點，回來的時候，穿戴得自然也時新一點，二嫂心裏有些不平，就罵起自己的丈夫來了。罵他是個沒出息的孱頭，和隻老牛一樣，苦一輩子，連自己老婆孩子的衣服和零用錢都顧不住，這樣替一家人當牛馬，天天賣在田裏，把自己犧牲了，可是誰也不知你情！又是什麼：「人家那個箱子底下不是壓着十萬八萬呵，就是你，就是你這個傻子，有的是一身蟲子！」這樣火燒火燎的話，更加使大嫂和新姑娘團結得緊緊的；丁樹芬和丁樹芳也有自己的想頭，當姑娘的不能在娘家住一輩子，何況她們已經是十六七歲的人了，和大嫂三嫂貼得近一點，將來出閣的時候，自己不開口，他們也不會太吝嗇的。

可是，丁樹堂這一死，家庭裏的局面就起了變化。大嫂爲了自己的丈夫在三弟的葬儀上用錢太多，大吵大鬧過一場，新姑娘也就在哭丈夫的時候，攻擊了這一點，因而使得大嫂和二嫂解釋了前怨，好像以先的種種不好，全是因爲新姑娘夾在當中一樣。小姑子們也開始用冷眼看她了，她也會跪在死者的靈前哭着諷刺過她們，說她們根本就沒有落過一滴眼淚。連小妹子們也不大同她打交道了，她們的眼睛對着她的時候，彷彿這麼說：「你已經不是我們家裏的人了。」

雖然這樣，她並不畏縮，有一種堅強的力量，在她身上，眼睛裏，足以抵抗一切的不幸，對着壓力，痛苦，災難倔強的挑戰：「好，你們來吧，全來吧！」

埋了丈夫一個月以後，她要回娘家去，剛剛用眼睛送她走出院子，姑嫂們就七嘴八舌的議論起來了。

「看見了沒有？那麼大的一個包包，所有值錢一點的東西，一哈（下）包在裏邊去了。」尖酸刻薄的大嫂首先這麼向大家發表她的大發現。

「我看她是不會住久了的，本來是嘛，連個娃娃也沒有，這點年紀，叫人家戀點啥子麼？」天性有點敦厚的二嫂這樣說，把聲音放得很低。

「不會久的，不會久的，我說，她是離不了男人的！」

「進門的時候，就是一身汗布衫，走也方便得很！」丁樹芬插上了嘴。

「人家還有木器什麼的呀！」妹妹裂着嘴，天真的說。

「呸！別說啦，她的傢事，一個人揩在背上就揩走了。」姐姐吓了一聲表示她的輕蔑。

新姑娘要嫁人，起先大家只是這麼想想，這麼「擺擺」罷了，沒料到，沒好多時間，這消息就風一樣的吹出去了。

「新姑娘，聽說你要走啦。」住同院的王老太婆爲了關心，好意的問了她一句。

她馬上把臉一變，很正經嚴肅的駁斥道：「老太婆，莫亂講！」

就在她否認這件事情的時候，做媒的趙么嫂已經來往丁家好幾趟了。

趙么嫂在工廠裏做過工，年青，開通，潑刺，燙着頭髮，嫁過一個人，偷跑了，又嫁了第二個，現在的丈夫趙大發在興隆口做點心生意，她一個人住在鄉下，到處串門，打牌，找人談閒天，她住在丁家的附近，在院子裏就聽得見她不時狂笑大喊的聲音。據她對別人說，她做這個媒，全是爲了可憐新姑娘，從小就沒有「奶奶」（註），半道裏又失了靠山。丁樹堂死了以後，家裏沒有人哭他還不說，出殯花幾個錢，還惹得大鬧一場，在這樣情況底下，她更覺得新姑娘可憐，也就更加同情她了。

她說，男家是她的一位表親，才二十二歲，一個人頂着兩支，老家住在重慶，他個人在興隆口河壩開一座茶館，家裏有二十担穀，五年前是五十担，叫老頭子「吸」進去了一年多，但她立刻接上去說，這不怕的，老頭子已經六十多了，身體又不好，壽命決定是一二年內的事；最後說到脾氣人品，她描繪了一大陣子，連剪的什麼式的頭也沒有忘記，把這樣一幅美麗可愛的肖像活鼻子現眼的送給了丁家的人們。

「老太婆，男家已經答應了，事情成了，您同老太爺，一個人一身衣服料子，死者呢，燒三萬塊錢的紙。」說完了，又轉臉向着新姑娘：「一進門就當老板娘子，那裏去找這樣好的事呀！」拍了拍對方的肩膀，哈哈的大笑了起來。

第二天早飯以後，老太婆坐在小板櫈上給新姑娘絞臉，剔眉，像打扮一個要出嫁的女兒。當天下午，她穿上了前幾個月撚線子掙來的那件新花格子旗袍，外面套着淺藍色陰丹士林大褂，紅紅的臉蛋上敷了一層粉，好似臙脂搽在了粉底下一樣，手裏拿着一塊大方帕子，兩隻手舞弄着它，一搖一擺的走到趙么嫂家裏去了。

隔一天的晚上，小小的燈光，照着新姑娘光輝的臉，她的身邊圍了一大圈，一家人差不多全在這裏了。

「你到了，她怎麼說？」

「他拉過一張長櫈子來，他說：你們請坐。」

「以後呢？」

「一個人臉前端過一杯茶來。」

「吃過茶呢？」

「吃過茶，就從館子裏叫來了四碗鷄絲麵。」

「呵唷，鷄絲麵，鷄絲麵，四大碗！」十三歲的丁樹發雙手作着吃麵姿勢，嘴裏囁
啦囁啦的響，頭，左右擺動着。

「四娃，不要打岔！」小姐姐把他伸出去的胳膊打了下來。

「那麼，吃過鷄絲麵以後呢？」

「以後就三個人一道逛大街，唔，好鬧熱呀！」

「逛罷了大街以後呢？」

「以後就睡覺了。」

「睡覺以後呢？」

「睡到半夜裏，他隔着門子問：你們冷不冷呢？」

「早晨睡醒了呢？」

「睡醒了就起來洗臉，洗了臉就吃點心，吃完點心，他就叫了兩乘滑桿叫我們坐着回來了。」

「他送來沒有？」

「他送了老長一節子路，最後才說：慢走，慢走。就回去了。」

就像報告別人的一件趣聞，新姑娘給了嫂嫂和弟妹們的好奇心以很大的滿足。

她漸漸的恢復了原有的活力，眼波又像閃耀着陽光的流水了。她天天忙着拆洗衣裳，和趙么嫂往來的也更加密了起來。

憑媒人硬，憑丁家老太爺和老太婆明白，憑當事人雙方一見傾心——他傾心她年輕漂亮，又是窮苦出身，不至再像以前那個「堂客」（這是媒人描繪的時候故意漏過的。）結婚不滿一年，就跟一個下江人跑掉。她呢，傾心他的人，更傾心那洋船鳴鳴叫的熱鬧碼頭和老板娘子的頭銜，再向深處剝一層，她傾心一個新的生活，新的命運。這樣，事情就很快的決定下來：明天晚上，男家來趙么嫂屋裏，大家聚一聚，吃一點酒，後天上午給死者上過「百日墳」，燒過紙，丁家給她把『紅』一『掛』，就一切都停當了。

命運把事情這樣安排定了以後，丁家的人對新姑娘的態度也就變了。以前的種種，全隨着死者一起埋葬了，以後呢？誰也關聯不着誰了，一塊的日子，就只有一個整天兩

個夜晚了。大家對她都很客氣，像住在家裏的一位客人，馬上要走了。老太婆呢，心裏觸發了一陣近乎悲傷的憐惜的感情，是憐惜這可憐的新姑娘呢？是憐惜自己早死的兒子呢？這，連她自己也不清楚，然而這却是清清楚楚的：兩滴老淚已經帶着一點酸楚的味兒從她乾枯的眼睛裏流出來了。

新姑娘在忙着一些事情，把竹竿上的衣服收了，一件一件的仔細的板板整整的摺好，翻箱揭櫃的把所有的一點可憐的家私，也給它們一個新的整理和安排，有時停下來，沉默一忽兒，像是忘記了什麼，又像是想起了什麼，最後，把一些破破爛爛的東西揚了一牀，一地，她東望望，西望望，像是不認識自己住過十一個月的這間小屋子了。下午，她到園子裏去砍完了一畦子瓢兒白，賣了兩千零八十塊錢，這是各人私分種的，從這上面，找一點針線錢和零用，當日，妯娌們，小姑們，忙着，爭吵着，笑着，風裏雨裏一起下種子，鋤草，淋糞，澆水的那種情形，是多麼辛苦，多麼熱鬧，多麼和諧，又是多麼快樂呵！她又到後園子的邊上去檢了幾十張筍殼，預備好做鞋底子，還有以前用長竹竿從前園裏樹上打下來的幾十個皂角，這是她的「洋碱」把這些通通的放在箱子底下去。第二天早晨，她撒了一把米在院子裏，接着，「咕，咕，咕」的，用舌尖在喚鷄子，一刻，就有十幾隻鷄，應着這親熱的呼喚跑着，跳着，爭先恐後的全來了，互相

擁擠着，啄啄的聲音像雨點打在木板子上。吱啞一聲，一隻長尾巴高冠子的火紅鷄公抓在手裏了，別的鷄子驚動了一下，又把頭低下去了。她捉住了自己的三隻鷄子：「黑毛兒」，「白花兒」，和「大紅袍」。把雙腿上綁上了很粗的穀草索索，稱一稱分兩，最後，在兩個鷄母的屁股裏探了一下，就提在手裏上市去了。剩下了一個黃鷄母取名「菜花黃」的，這是老太婆再三叮囑她要留下來生蛋，照價給錢，而且也過過秤了：三斤六兩半。

下午，約摸三點多鐘的時候，趙么嫂的小姪女來了，兩條狗猛烈的圍攻她，她團團轉着身子，用一條竹竿子招駕着，嚇得哭了。新姑娘第一個跑出來給她解了圍，領她進了屋子，沒一回兒，兩個人就一道出來了。這一回，新姑娘的打扮變了樣，紅格子旗袍在陽光照耀下格外顯眼，它很得意的儘量誇大自己，彷彿向每一隻碰到它的眼睛說：「看！這回陰丹士林再不能遮蓋我的美麗了。」

傍晚的時候，老太婆從田裏回來，抓了一把穀子給鷄子，叫它們吃了好上宿。她忽然發現那隻「菜花黃」不見了，她喚了又喚，到處找了好久，還是沒有一點蹤影，後來，在北屋西頭碰見了同院的王老太婆，她說：「您是找鷄子嗎？」「是呵，那隻『菜花黃』不見了。」王老太婆遲疑了一回兒才對丁老太婆說：「我本來不打算告訴您的，

可是，這是我親眼看見的，新姑娘，才不多時辰，從外面回來，到屋子裏打了個轉就出來了，出來以後，用眼四下裏尋摸了一圈子，就把一隻鷄抓在手裏，跑出去了，我正站在窗戶前面向外望，你不，我怎麼會看見呢？我本來是不想對您講的，這種事情……」這個勾事鬼老太婆的話還沒嘍囉完，丁老太婆的臉已經被怒氣漲紅了。她很帶勁的把身子移動到院子中心，倒背起雙手，旋轉着身子，一雙小腳蹬得地咚咚的響，像一個倔強的老實人發了性子的那種可怕的樣子，她眼睛裏燒着火，嘴唇搖動了一下，又一下，最後，才讓聲音衝出來：

「瞧不起老子！老子會白白要你一隻鷄子嗎？」

她這一聲大叫，把屋子裏的兒女們全叫出來了。

「三娃，去，把鷄子給我拿回來，已經什麼都講好了，怕老子不給錢嗎？笑話，哼！」

當三娃跑回來說鷄子已經煮在鍋子裏了的時候，老太婆便顛呀顛的打着「前棲」走下通向趙么嫂家的小石板路上去了。全家的人立在院子外邊的松樹底下，一聲不響。一回兒，聽見狗子叫了，接着大吵大鬧的聲音也傳了過來：

「狗×的，老子沒和你講好嗎？……我要買下它生蛋……殺了，不行，別的不要，

非還給我這一隻就不行！」

「走，走，」丁樹芳拉着三娃就要走，三娃向後一掙，幾乎把姐姐搶下石板去。

「狗子凶……」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就近折了一條小竹子拿在手裏，便追上去了。

吵鬧的聲音，漸漸的低了下去，另外一些男女的嘈雜和汪汪的狗叫，忽隱忽現，若有若無的被微風飄蕩過來，最後，一切全都平靜了。

一直到黃昏的時候，老太婆才闖闖噠噠的回來，兩個小兒女跟在後邊，三娃的那條小竹子，却拿在她手裏了。她的臉，像落過暴雨的晴空，慢張張的走着，好似走親戚剛才回來，左肘下夾一塊布，右手裏提一個小白包包，丁樹芳手裏提一隻四斤重的蹄膀，三娃拿着一包白糖。一進院子，老太婆就叫：「天黑了，那個的衣服還沒收呢！」接着，一脚踢響了地上的一個鈴鐺，「你看，娃兒的東西就去在這裏不管了，」口裏念念着，彎下腰去檢了起來。一到屋子裏，點上了小桐油燈，全家的人開始了小小的夜會。老太婆一面把東西往桌子上放，一面很慈祥的說：「人品倒不錯呢，也很客氣，再三讓我吃酒，還把一條鷄腿送到我的碗裏。」

「這安安藍布，還很好哩。」二嫂用指頭肚子撚了一撚，再扯起一個布頭來用雙手搓了一搓說。大嫂沒說什麼，只把嘴撇了一撇。「怕要千百塊一尺咯。」老太婆漫然

的自言自語着，已經打開包包，一張一張聚精會神的在數她的三萬元了。

「我幫你數。」三娃笑嘻嘻的挽着袖子就靠攏過來要下手。

「去！」老太婆很快的把一雙胳膊拱成一個圍牆，拒絕了這闖入者，接着罵了一句：「你這『雜種』，一打岔，我又把錢數忘了。」三娃把舌頭一伸退了下去，乘大人的眼光全注射在三萬元和那安安藍布上面的時候，他偷偷的截破了包皮紙，粘一點點糖在指頭肚子上，然後把指頭伸到口裏去，咂了又咂。

「一百，二百……」老太婆陶醉在點錢的自己的聲音中了。

這天夜裏，新姑娘回家得很遲，臉上紅得像三月天的桃花，口裏還有一點酒氣。當她回到自己的屋子裏來，正在把大褂往新旗袍上套的時候，老太婆過來了。

「明日早上上過墳，晌午我們好好的吃一頓團圓飯，這也許是最後一塊吃飯了。你到這家人家，沒享到半點福，受的罪可不少！這怨我們窮，我們都是窮人……」

「媽！」

「雖然我們命苦，老天不照憐，可是我們的心都是好的……」老太婆越說聲音越戰抖，神色也越感傷。

「我的兒子雖然死了，我還是沒外看你，你也是個可憐的孩子，從小沒有『奶奶』，

受盡了苦，我們都是一樣，又窮又苦……明天下午，我便給你『掛紅』，當我自己親生的姑娘嫁出去，以後，你也不要忘記了我們，常常來串門；我，我這個可憐的老太婆；我，我，我那可憐的堂兒呵……」

啜泣，嗚咽，最後老太婆放聲大哭了起來，新姑娘也伏在桌子上吱吱幽幽的哭了。上百日墳的時候，新姑娘哭了許久，許久，整個山野都被悲哀的空氣震動了。每個小村子門口都站滿了人。在田裏工作的，拖一拖煤炭從井子裏剛出來的挖炭夫，都停止了工作，傾聽着，遙望着山腳下的那一口新墳，那跪在墳前的白色的影子，這麼感歎的說：「哭的好傷心呵！」

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一切悲哀都可以籍一陣眼淚得到最後的洗刷了，一切都可以不至於叫每顆心裂着口子的結束了，一切從窮苦，悲酸的生活生產出來的那可悲的吵鬧，爭執，糾紛，全成了過去了。

然而，命運專在窮苦可憐的人們身上尋開心，突然又發生了鬼知道的什麼「香灰事件」，把這整個故事變成這麼叫人難受的了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吃過晌午，一切都停停當當，只等把那三尺扯好了的紅布一掛，就得了。在這個竅眼上，丁樹芳往東堂屋裏去拿火炮，却正碰上新姑娘站在桌子上夠着

去抓神前香爐裏的香灰。她一怔，便把一脚門裏一脚門外的身子，輕輕的，敏捷的，轉了回來。新姑娘聽見腳步聲，猛然一回頭，不見人，她趕快跳下桌子來，往自己房子裏跑。

老太婆怒氣冲冲的迎上來，劈頭就是：

「你這個雜種！沒良心的！現在還沒出我的大門，就得服我管！我看你走得了走不了！」

全家的人都出了場，連老太爺和丁樹基也立在門口裏十分氣憤。丁樹芳在人縫子裏有點誇功的說：「我看見她站在桌子上，翹着腳，像個偷兒一樣向香爐裏抓……」

「想叫我們通通死完嗎？」大嫂唧唧咕咕着。丁樹基站在門前邊，也在唧唧念念的說一些責備的話。

「你到底安着顆什麼心呵！你還是人不是人呢？」丁樹芬輕蔑側着頭。臉上的樣子全被氣憤改變了。

「偷兒，強盜！」

「偷兒，強盜！我×她奶奶！」

三娃四娃一唱一和，最後重重的把一個破了的小泥瓦罐往半空裏一扔，啪嚓一聲，